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八 九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八

方術部三

星

后來見　呂氏春秋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萯山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入於民室主人方乳或曰丨丨丨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折撩斧斫斬其足遂為守門者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

高其戶　史記孟嘗君傳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

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耶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可｜｜｜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

不舉五月子 見上

識命 後漢書王昌傳與年十二｜｜者郎中李曼卿與俱至蜀按與劉子與

六庚為白獸 晉書戴洋傳太公陰謀曰｜｜｜｜｜在上為客星在下為害氣年與命并必凶當忌

惡月生 宋書王鎮惡傳父伏為河東太守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見奇之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而相齊是兒亦將與吾門矣故名之為鎮惡

唯吾與卿猶享富貴 魏書孫紹傳紹曾與百寮赴朝東掖未開守門候旦紹於衆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衆外竊謂之曰此中諸人尋當死盡｜｜｜｜｜｜雄甚

駭愕不測所以未幾有河陰之難 唐書呂才傳

絡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

祿命篇

丨丨丨曰漢宋忠賈誼譏司馬季主曰卜筮者高人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規人財王充曰見骨體知命祿見命祿知骨體此則言祿命尚矣推索本原固不其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豈建祿而後吉乎積惡之家必有餘殃豈劫殺而後災乎皇天無親嘗與善人天人之交如影響有夏多罪天命勦絕宋景修德妖星退舍學也祿在其中不生當建學文王憂勤損壽非初值空亡長平坑降卒非俱犯三刑南陽多近親非俱當六合歷陽成湖不共河魁蜀郡炎火不盡災危世有同建與祿而貴賤殊域共命若胎而夭壽異科魯桓公六年七月子同生是為莊公按歷歲在乙亥月建申然則值祿空亡據法應窮賤又觸句絞六害背驛馬身剋驛馬三刑法無官命火也生當病鄉法曰為人尪弱矬陋而詩言莊公曰猗嗟昌兮頎而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唯向命一物法當

壽而公薨止四十五一不騐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以正月故名政是歲壬寅正月命背禄於法無官假得禄奴婢應少又破驛馬三刑身尅驛馬法望官不到命金也正月為絶無始有終老而吉又建命生法當壽帝崩時不過五十二不騐漢武帝以乙酉歲七月七日平旦生當禄空亡于法無官雖向驛馬乃隔四辰法少無官老而吉武帝即位年十六末年戶口減耗三不騐後魏高祖孝文皇帝生皇興元年八月是歲丁未為背禄命與驛馬三刑身尅驛馬於法無官又生父死中法不見父而孝文受其父顯祖之禪禮君未踰年不得正位故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率天下以事其親而法不合識父四不騐宋高祖癸亥三月生禄與命皆空亡於法無官又生子墓中法宜嫡子雖有次子當早卒而高祖長子先被弑次子義隆享國又生祖禄下法得嫡孫財若禄其孫劭濬皆篡逆幾失宗祧五不騐

同建與禄而貴賤殊域共命

若胎而夭壽異科見上

國命勝人命壽命勝祿命 王充論衡宋衛陳鄭同日並災四國之民必有祿盛未當衰之人然而俱災國禍陵之也故｜｜｜｜｜｜｜｜｜｜

鬼神不能改聖智不能回 劉晝新論命者生之本也相者助命而成者也命則有命不形於形相則有相而形於形有命必有相有相必有命同稟於天相須而成也人之命相賢愚貴賤修短吉凶制氣結胎受生之時其真妙者或感五帝三光或應龍跡氣夢降及凡庶亦稟天命皆屬星辰其值吉宿則吉值凶宿則凶受氣之始相命既定則｜｜｜｜｜移而｜｜｜｜｜也

感星 劉晝新論微子｜牽牛｜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狐星樊噲感狼星老子感火星

磨蝎為身命 東坡志林退之詩云我生之辰月宿值斗乃知退之｜｜｜｜宮而僕乃以磨蝎為｜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也

皆康彊 吳處厚青

箱雜記張尚書方平李給事徽之王秘監端俱以丁未九月二十三日生張酉時李卯時王戌時迄今丨致政

丨丨貴人少福人多貴人多福人少

邵伯温聞見前録張衍年八十以術遊士大夫間紹聖初余官長安因問范忠宣公命衍曰范丞相命僅作參知政事耳今朝廷貴人之命皆不及所以作相又曰古有命格今不可用古者丨丨丨丨丨今丨丨丨丨丨余問其說衍曰昔之命出格者作宰執次作兩制又次官卿監為監司大郡享安逸壽考之樂任子孫厚田宅雖非兩制福不在其下故曰福人多貴人少今之士大夫自朝官便作兩制忽罷去但朝官耳不能任子孫貧約如初葢其命發於刑殺未久即災至故曰貴人多福人少也

三處合

魏泰東軒筆録章郇公慶歷中罷相知陳州艤舟蔡河上張方平宋子京俱為學士同謁公公曰人生貴賤莫不有命但生年月日時胎有丨丨丨者不為宰相亦為樞密副使張

宋退名街者泛以朝士命推之唯得梁適呂公弼二命各有三處合張宋歎息而已是時梁呂皆為小朝官既而皇祐中梁為相熙寧中呂為樞密使皆如邮公之言

試命

張邦基墨莊漫錄紹聖初逐元祐黨人禁中疏出當責人姓名及廣南州郡以水土美惡繫罪之輕重而貶竄馬執政聚議至劉安世器之時蔣之奇穎叔云劉某平昔人推命極好章惇子厚以筆於昭州上點之云劉某命好且去昭州|||一迴

當並案食九月

馬永卿懶真子洛中士人張起宗字起宗以教小童為生居於會節園側年四十餘一日行於內前見有西來行李甚盛問之曰文樞密知成都回也姬侍皆騎馬錦繡蘭麝溢人眼鼻起宗自歎曰我丙午生相遠如此傍有瞽卜輒曰秀才我與汝算命因與藉地卜者出算子約百餘布地上幾長丈餘凡闊兩時曰好笑諸事不同但三十年後有某星臨某所兩人皆||||而|者|箇|起宗後七十餘歲時文公亦居於

洛起宗視其交遊飲宴者皆一時貴人輒自疑曰余安得並案而食乎一日公獨游會節園問其下曰吾適來閭閻側教學者甚人對曰老張先公曰請來及見大喜問其甲子丈與之同因呼為會節先生公每名客必預名赴人會無先生則不往公為主人則揖於左公為客則揖於右並案而食者將及九月公之子及甫知河陽府公往視之公所居私第地名東田有小姬四人謂之東田小藉共升大車隨行祖於城西有伶人素不平之因為口號曰東田小藉已登油壁之車會節先生暫別玳筵之宴坐客微笑自此潞公復歸洛不復名之矣瞽之言異哉聞之於司馬丈季

談天

岳珂程史中都有丨丨者居於觀橋之東日設肆於門標之曰看命司

言不碌碌

岳珂程史蜀有揚艮者善議命游東南公卿間暫而多知自云知數丨丨傾丨丨丨其得失多以五行為主不深信珞琭諸書時韓平原得君權震天下艮曰是不能令終夫年壬申金也目曰劍鋒

不復畏亡火惟丙寅能制之益干支納音俱為火而履於木木實生火凡人生時主末今乃遇之兆已成矣且其月辛亥其日已巳四孟全備二氣交戰雖以致大受之福亦以挻衡擊之災年運於卯火為沐浴氣微而敗灰燼鎔竭不能支矣然受物也大非盡其用弗可一陽將萌亶其時乎既而艮言大驗乃歎其神

辨八煞 周密齊東野語辨善五星每以八煞為說時人號為｜｜｜按辨謂僧法辨

陳獨步張五星 周密癸辛雜識續集永嘉術者｜｜｜瞽而善記每有客自外來聞其聲即知其為何人也誦言一別今幾何歲矣台庚乃某年某月日時者乎畧無一差吾鄉張神鑑亦瞽而善記胸中所儲何慮數萬每一談命則旁引同庚者數十皆歷歷可聽又有｜｜｜亦瞽而慧善辨寶玉此猶是暗中摸索至於能別婦人妍醜聞其聲欬扣問數語即知其人美惡性情

醉筆如飛 陶宗儀輟耕錄趙信國丞相專俾買婢妾并玉器云

術士俞竹心者居慶元嗜酒落魄與人寡合順其意者即與推算|||||畧不構思頃刻千餘言道已往之事極驗時皆以為異人至元己卯間妻敬之為本路治中嘗以休咎叩之答曰公他日直至一品便休妻深信其說棄職别進適值壬午更化俯就省掾陞除益都府判改換押字再究然真書一品二字未幾卒於官所此偶然耶抑數使然耶

安命法

陶宗儀輟耕録日家者流以日月五星及羅計炁孛四餘氣躔度過宫遲留伏逆推人之生年月日時可以知休咎定壽夭其書曰百中經經首有|||曰周天天宿度十二宫安命例凡十葉有術士以其例節為一葉簡明易見其法但看本生日太陽所躔何度便以本生時加在上向下逆宫虛數如下面已盡則又於此行自上而下見卯住即是此度安命真捷徑也

納音所起

陶宗儀輟耕録六十甲子之納音此以金木水火土之音而明之也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

然五行之中惟金木有自然之音水火土必相假而成音益水假土火假水土假火故金音四九木音三八水音五十火音一六土音二七甲巳子午九也乙庚丑未八也丙辛寅申七也丁壬卯酉六也戊癸辰戌五也巳亥四也甲子乙丑其數三十有四四者金之音也故曰金戊辰巳巳其數二十有三三者木之音也故曰木庚午辛未其數三十有二二者火也土以火為音故曰土甲申乙酉其數三十十者土也水以土為音故曰水戊子巳丑其數三十有一一者水也火以水為音故曰火凡此六十甲子皆然此｜｜之｜｜｜也

遇龍則化 陶宗儀輟耕録甲巳土乙庚金丁壬木丙辛水戊癸火此十干化五行眞氣也其法取歳首月建之干如甲巳丙作首丙屬火火生土故化土餘倣此又一説亦通謂｜｜｜｜龍辰也甲巳得戊辰戊屬土故化土乙庚得庚辰庚屬金故化金丙辛以下皆然

相

九方歅 莊子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歅曰梱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

梱也為祥 見上

姑布子卿 荀子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今之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

相形論心擇術 荀子｜｜不如｜｜論心不如｜｜形不勝心心不勝術

敦顏土色 呂氏春秋臣省聞相人於師｜｜而｜｜者忍醜

吉人吉臣吉主 呂氏春秋荊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也其友皆孝弟純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榮矣所謂｜｜也觀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

謂丨丨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爭証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丨丨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伯天下

參午達理奇

毛通骨 抱朴子或人難曰子體無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年非安期彭祖多歷久壽目不接見神仙耳獨不聞異說何以知長生之可獲養性之有徵哉

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 國語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見王孫說與之語說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強故不歡焉而後遣之且其狀丨丨丨丨丨丨王其勿賜

老父過請飲 史記漢高祖紀高祖為亭長時嘗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丨丨丨丨丨呂氏因餔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

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

呂公好相人

史記漢高祖紀單父人｜｜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季箕帚妾酒罷呂媪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孝惠魯元公主

眞將軍

史記趙世家姑布子卿見簡子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為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卹毋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矣

從理入口

史記絳侯周勃世家條侯亞夫自未侯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為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此餓死法也按漢魏春秋許負河內溫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為鳴雌亭侯

聖人不相

史記蔡澤傳蔡澤者燕人也游學干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吾聞｜｜｜｜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

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粱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冨貴四十三年足矣

百日之内持國秉政　見上

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　見上

當刑而王　史記黥布傳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時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貴賤在骨法憂喜在容色　史記淮陰侯傳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於||||於||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

人奴安得封侯事　史記衛將軍傳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

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之生得毋笞罵即足矣｜｜｜｜｜乎

不得名一錢

史記鄧通傳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帝唶吮之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唶癰唶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為帝唶吮之心慚由是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寄死人家

小史有封侯骨

漢書翟方進傳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為小史號遲頓不及事數為掾史所詈辱方進自

傷廼從汝南蔡父相問已能所宜蔡父大奇其形貌相謂曰丨丨丨丨丨丨當呂經術進努力為諸生學問

書 漢書黃霸傳始霸少為陽夏遊徼與善相人者共載出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丨丨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其隣里巫家女也霸即娶為妻與之終身

娶巫家女 見上

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 漢書王莽傳是時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問以莽形貌待詔曰莽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相理鞠條 漢書叙傳許丨丨而丨注應劭曰許負相周亞夫從理入口當餓死鞠窮也條亞夫所封也

必為此女稱臣 後漢書明德馬皇后紀太夫人呼相者使占諸女見后大驚曰我丨丨丨丨丨然貴而少子若養它子者得力乃當逾於所生

問息耗 後漢書章德竇皇后紀勲尚東海恭王彊女沘陽公主后其長女也家既廢壞數呼相工丨丨丨見后者

皆言當大尊貴 後漢書安思閻皇后紀時年十三相工茅通見后驚再拜賀曰此所謂｜｜｜｜相非臣妾容貌 日角偃月 之極貴臣所未嘗見也

燕頷虎頸飛而食肉 後漢書班超傳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此萬里侯相也

足心有黑子當為二千石 後漢書黃昌傳昌左｜｜｜｜｜｜常自言｜｜｜｜｜注相書曰足心有黑子者二千石

嫁阿鶩 魏志朱建平傳初穎川荀攸鍾繇相與親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啁之曰惟當嫁卿阿鶩耳何當此子竟早隕沒戲言遂驗乎今欲｜｜｜使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也

唐舉許負何以復加 見上

獨見白狗 魏志朱建平傳謂應璩曰

君六十二位為常伯而當有厄先此一年當｜｜一｜
｜而旁人不見也璩年六十一為侍中直省内欸見白
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數聚會並急
遊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三卒
陶得上壽周當下壽晉書周訪傳初訪少時遇善相者廬江陳訓謂
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嶽功名畧同但｜
｜｜｜｜｜｜｜
優劣更由年耳
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為公晉書陶侃傳有善相
者師圭謂侃曰君｜｜｜｜｜｜｜若徹於上
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而為公字以紙裛手
公字愈明
頭低視仰名為盼刀晉書陳訓傳甘卓為歷陽太
守訓私謂所親曰甘侯｜｜
而｜｜相法｜｜｜｜又目有赤脉自外而入不出
十年必以兵死不領兵則可以免卓果為王敦所害
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晉書石勒載記有一老父謂勒曰
君｜｜｜｜｜｜｜｜當貴為

人主

憑之無相 宋書武帝紀初高祖與何無忌等共建大謀有善相者相高祖及無忌等並當大貴惟云丨丨丨丨高祖與無忌密相謂曰吾等既為同舟理無偏異吾徒咸皆富貴則擅不應獨殊深不解相者之言至是而憑之戰死

三人皆至方伯 宋書沈攸之傳初攸之賤時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小舟出京都三人共上引埭有一人止而相之曰君丨丨丨當丨丨丨攸之曰豈有三人俱有此相相者曰骨法如此若有不驗便是相書悮耳其後攸之為郢荊二州超之廣州景文豫州刺史

鼓角相 齊書王敬則傳母為女巫生敬則而胞衣紫色謂人曰此兒有丨丨丨

胞衣紫色 見上

仕當至公 齊書王僧虔傳僧虔少時羣從宗族並會客有相之者云僧虔年位最高丨丨丨丨餘人莫及也

年位最高 見上

日月相 齊書江祏傳高宗胛上有赤誌常秘不傳祏勸帝出以示人晉壽太守王

洪範罷任還上祖示之曰人皆謂此是｜｜｜卿幸無泄言洪範曰公日月之相在軀如何可隱轉當言之公卿上大悅**無復公相年壽更增**齊書張欣泰傳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年裁三十後屋瓦墮傷額又問相者云｜｜｜｜｜｜｜亦可得方伯耳**臂有封侯志**齊書魏房傳初元度自云｜上｜｜｜宋世以示世祖時世祖在東宮書與元度曰努力成臂上之相**奇聲**梁書呂僧珍傳童兒時從師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珍謂博士曰此生有｜｜封侯相也**小虧損則當富貴**陳書章昭達傳少時嘗遇相者謂昭達曰卿容貌甚善須｜｜｜｜｜｜｜梁大同中昭達為東宮直後因醉墮馬鬢角小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及侯景之亂昭達率募鄉人援臺城為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貴**不忘司馬之言**南史宋武帝紀初晉陵人韋叟善相術桓修令

相帝當得州否叟曰當得邊州刺史退而私於帝曰君相貴不可言帝笑曰若中當相用為司馬至是叟詣帝曰成王不負桐葉之信公亦應｜｜｜｜｜｜今不敢希鎮軍司馬願得領軍佐於是用焉

大雷老父 南史柳元景傳元景少時貧苦甞下都至｜｜日暮寒甚頗有羈旅之嘆岸側有一｜｜自稱善相謂曰君方大富貴位至三公元景以為戲之曰人生免饑寒幸甚豈望富貴老父曰後當相憶及貴求之不知所在

當與天子交手共戲 南史李安人傳安人領水軍討晉安王子勛所向克捷事平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主樗蒱官賭安人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安人少時貧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大富貴｜｜｜｜｜｜｜至是安人尋此人不知所在

為天地母生天地主 魏書宣武靈后胡氏傳宣武靈皇后胡氏安定臨涇人司徒國珍女也母皇甫氏產后之日赤光四

照京兆山北縣有趙胡者善於卜相國珍問之胡云賢女有大貴之表方｜｜｜｜｜｜勿過三人知也

額上黑子入幘位當至方伯封公

魏書寇讚傳初讚之未貴也甞從相者唐文相大曰君｜｜｜｜｜｜｜｜｜｜｜及貴也文以民禮拜謁仍曰明公憶民疇昔之言乎爾日但知公當貴然不能自知得為州民也讚曰往時卿言杜瓊不得官長人咸謂不然及瓊被選為盩厔令卿猶言相中不見而瓊果以暴疾未拜而終昔魏舒見主人兒死自知已必至公吾甞以卿言瓊之驗亦復不息此望也乃賜文衣服良馬

制命關右

魏書盧淵傳及車駕南伐趙郡王幹督關右諸軍事詔加淵使持節安南將軍為副勒衆七萬將出子午尋以蕭賾死停師是時涇州羌叛殘破城邑淵以步騎六千衆號三萬徐行而進未經三旬賊衆逃散降者數萬口唯梟首惡餘悉不問詔兼侍中初淵年十四甞詣長安將還諸相餞

送者五十餘人別於渭北有相者扶風人王伯達曰諸君皆不如此盧郎雖位不副實然德聲甚盛望踰公輔後二十餘年當|||||願不相忘此行也相者年過八十詣軍門請見言叙平生

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何由可解 北齊書文宣帝紀內雖明敏貌若不足世宗每嗤之云||||||||亦||||唯高祖異之謂薛琡曰此兒意識過吾幼時

必為良將位極人臣 北齊書暴顯傳顯幼時見一沙門指之曰此郎子有好相表大||||||||語終失僧莫知所去

秼眼 試相術 北齊書皇甫玉傳顯祖既即位試玉相術故以帛巾袜其眼而使歷摸諸人至於顯祖曰此是最大達官於任城王曰當至丞相於常山長廣二王並亦貴而各私掐之至石動捅曰此弄癡人至供膳曰正得好飲食而已

此公子有至貴之相 周書孝閔帝紀九歲封畧陽郡公時有善相者史元

華見帝退謂所親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但恨其壽不足以稱之耳

必為台牧 周書李賢傳賢幼有志節不妄舉動常出遊遇一老人鬚眉皓白謂之曰我年八十觀士多矣未有如卿者丨丨丨丨卿其勉之

當為天下君 隋書高祖紀明帝即位授右小宮伯進封大興郡公帝嘗遣善相者趙昭視之昭詭對曰不過作柱國耳既而陰謂高祖曰公丨丨丨丨丨

形不如面面不如眼 北史皇甫玉傳又時有御史賈子儒亦能相人崔暹嘗將子儒私視文襄子儒曰人有七尺之丨丨丨一尺之丨一尺之丨丨丨一寸之丨大將軍臉薄眄速非帝王相也竟如言

位隣台輔年將九十 舊唐書劉仁軌傳初為陳倉尉相工袁天綱謂曰君終當丨丨丨丨丨丨後果如其言

一門盡貴 舊唐書蕭嵩傳初娶會稽賀晦女與吳郡陸象先為僚壻象先時為洛陽尉宰相子門望甚高嵩尚未入仕宣州人

夏禁稱有相術謂象先曰陸郎十年内位極人臣然不及蕭郎||||官位高而有壽時人未之許

驢耳甚大龍耳甚小 舊唐書李忠臣傳建中初嘗因奏對德宗謂之曰卿耳甚大真貴人也忠臣對曰臣聞||||||臣耳雖大乃驢耳也上悅之

面似大獸 舊唐書袁天綱傳常挺就之相天綱曰君|||||之面交友極誠必得士友攜接

伏犀貫腦 舊唐書袁天綱傳侍御史張行成馬周同問天綱天綱曰馬侍御||||兼有玉枕又背如負物富貴不可言近古已來君臣道合罕有如公者公面色赤命門色暗耳後骨不起耳無根只恐非壽者周後位至中書令兼吏部尚書年四十八卒謂行成曰公五嶽四瀆成就下亭豐滿得官雖晚終居宰輔之地行成後至尚書右僕射

玉枕 見上

背如負物 見上

五嶽四瀆成就下亭豐滿 見上

鳶肩 唐書馬周傳岑文本謂所

親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言可損益蘇張終
賈正應此耳然丨丨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　**速登**

者易顛徐進者少患唐書士智周傳智周始與郝處俊
來濟孫處約共依江都石仲覽仲
覽傾產結四人驩因請各短所期處俊曰丈夫惟無仕
仕至宰相乃可智周濟如之處約曰得為舍人在殿中
周旋吐納可也仲覽使相工視之工語仲覽曰高之貴
君不及見之來早顯而末躓高晚顯而壽吾聞丨丨丨
丨丨丨丨丨丨
丨丨丨丨天道也**語進者神定**必**為重器**唐書楊元琰傳生
數歲未言相者視
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及
長秀眉美鬚髯必肩博頤**面如虎**唐書袁天綱傳在
洛陽與杜淹王珪
韋挺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當以文章顯
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謂挺丨丨丨當
以武**輔角完起**唐書袁天綱傳見竇軌曰君伏犀貫玉
處官抆丨丨丨丨十年且顯立功其在梁益

間耶軌後為益州行臺僕射天綱復曰赤脉干瞳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為將必多殺願自戒果坐事見召天綱曰公無憂右輔澤而動不久必還果還為都督

赤脉干瞳 見上

龍瞳鳳頸 唐書袁天綱傳武后之幼天綱見其母曰夫人法生貴子乃見二子元慶元爽曰官三品保家主也見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不利夫后最幼姆抱以見紿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驚曰｜｜｜｜極貴驗也若為女當作天子

眉過目 唐書袁天綱傳帝在九成宮令視岑文本曰學堂瑩夷｜｜｜故大章振天下首生骨未成自前而視法三品肉不

奠下氣墨 唐書袁客師傳嘗度江叩舟而還左右請故曰舟中人｜｜｜｜皆｜不可以濟俄有一男子跛而負直航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江中風忽起幾覆而免跛男子乃婁師德也

相在怒時 唐書張憬藏傳魏元忠尚少往見憬藏問之久不答元忠怒曰窮通有命何預

君邪拂衣去愕藏遽起曰君之｜｜｜｜位必卿相

方頤 五代史雜傳李周年十六為內邱捕賊將以勇聞是時梁晉兵爭山東羣盜充斥道路行者必以兵衛內邱人魔兵將從家太原舍逆旅傍徨不敢進周意憐之送岳至太原岳謂之曰吾少學星歷且工相人子｜｜隆準眉目踈徹身長七尺真將相也

骨法非常 五代史吳越世家錢鏐事鍾起有子數人與鏐飲博起嘗禁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游豫章人有善術者望牛斗間有王氣牛斗錢塘分野因游錢塘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人起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為置酒悉召縣中賢豪為會陰令術者偏視之皆不足當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錢生爾術者召鏐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乃慰鏐曰子｜｜｜｜願自愛因與起訣曰

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質吾術耳明日求其人乃去起始縱其子等與繆游時時賫其窮乏

非有所欲質吾術耳見上

母天下宋史皇甫坦傳坦善醫術又善相人嘗相道中女必為天下母後果為光宗后

天王形頰伽眼仙人鼻雌龍耳宋史王延範傳戎城主簿田辦自言善相謂延範曰君是生ㄧㄧㄧㄧㄧㄧㄧㄧㄧㄧㄧ虎望有大威德猛烈富貴之相也即日當乘四門輦

牛目虎顧視物如射宋史蕭注傳注有膽氣嗜殺而能相人自陝西還帝問注韓絳為人撫使施設如何對曰廟算深遠臣不能窺然知絳當位拙將相帝喜曰果如卿言絳必成功問王安石曰安石ㄧㄧㄧㄧㄧㄧ意行直前敢當天下大事然不如絳得和氣為多惟氣和能養萬物耳

面有權骨可公可卿金史施宜生傳初宜生困於場屋遇僧善風鑒謂之曰子ㄧㄧ

丨丨丨丨丨丨而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必有以合乎此而後可貴也宜生聞其言大喜竟從范汝為於建劍

因一青馬而貴　元史王珣傳年三十餘遇道士謂珣曰君之相甚奇他日丨丨丨丨丨珣未之信居歲餘有客以青馬來鬻珣私喜曰道士之言或驗乎乃倍賈買之後乘以戰其進退周旋無不如意

河目隆顙脩肱龜背　孔叢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丨丨丨而丨丨黄帝之形貌也丨丨而丨丨丨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

龍角博顙　焦氏易林丨丨丨丨位至公卿

吳市吏　吳越春秋子胥之吳乃被髮佯狂跣足塗面行乞於市市人觀罔有識者翌日丨丨丨善相者見之曰吾之相人多矣未嘗見斯人也非異國之亡臣乎

骨鼻仳脇　王充論衡蘇秦丨丨為六國相張儀丨丨亦相秦魏

案骨節察皮膚審人之性命　王充論衡富貴之家役使奴僮育養牛馬必有

與衆不同者矣僮奴則有不死亡之相牛馬則有數字乳之性田則有種莩速熟之穀商則有居善疾售之貨是故知命之人見富貴於貧賤睹貧賤於富貴丨丨丨之法丨丨丨丨之理以丨丨丨丨無不應者

性有骨法

王充論衡貴賤貧富命也操行清濁性也非徒命有骨法丨亦丨丨丨丨性知命有明相莫知性有骨法則見命之表證不見性之符驗也

骨法為主氣色為候

王符潛夫論詩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故人身體形貌皆有象類骨法角肉各有分部以著性命之期顯貴賤之表一人之身而五行八卦之氣具焉故師曠曰赤色不壽火家性易威也易之說卦巽為人多白眼相揚四白者兵死此猶金伐木也經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此亦賢人之所察紀往以知來而著為憲則也人之相法或在面部或在手足或在行步或在聲響面部欲溥平潤澤手足欲深細明直行步欲安

穩覆載音聲欲温和中宮頭面手足身形骨節皆欲相
副稱此其略要也夫骨法為祿相表氣色為吉凶候部
位為年時德行為三者招天授性命決然表有顯微色
有濃淡行有薄厚命有去就是以吉凶期會祿位成敗
有不必非聰明慧智用心精密孰能以中雖然人之有
骨法也猶萬物之有種類材木之有常宜巧匠因象各
有所授曲者宜為輿撞宜作輻揄宜作轂此其正法通
率也若有其質而工不材可如何故凡相者能期其所
極不能使之必至十種之也膏壤雖肥弗耕不獲千里
之馬骨法雖具弗策不致夫觚而弗琢不成於器士而
弗仕不成於位若此者天地所不能貴賤鬼神所不能
貧富也或王公孫子仕宦終老不至於穀或庶隸厮賤
無故騰躍窮極爵位此受天性命當必然者也詩稱天
難忱斯性命之質德行之招參錯授不易者也然其大
要||||||||五色之見王廢有智者見祥修
善迎之其有憂色循行改尤愚者反戾不自省思雖休

微見相福轉為災於戲君子可不敬哉

貳之於行參之於時

荀悅申鑒或問人形有相曰蓋有之焉夫神氣形容之相包也自然矣｜｜｜｜｜｜｜相成也亦參相敗也其數衆矣其變多矣亦有上中下品云爾

何氏肥張氏瘦

趙岐三輔決錄張氏得鉤何氏得算故三輔舊語曰何氏算張氏鉤｜｜｜｜｜｜何氏有肥人輙貴瘦人輙賤張氏瘦者輙貴肥者輙賤故二族以鉤算知吉凶以肥瘦知貴賤

岳峻瀆流

劉晝新論相者或見肌骨或見聲色賢愚貴賤修短吉凶皆有表診故五｜崔嵬有｜極之勢四｜皎潔有川｜之形五色鬱然有雲霞之觀五聲鏗然有鐘磬之音善觀察者猶風胡之別刃孫陽之相馬覽其撰妙不亦難乎

貴相有四

崔鴻蜀錄李雄美容貌相工相之曰此君將｜其｜｜｜目如重雲鼻如龜龍口方如器耳如相望法為大貴

在乎粹美

李德裕窮愁志夫相之相在乎

清明將之相在乎雄傑清明者珠玉是也為天下所寶雄傑者虎兕是也為百獸所伏然清者必得大權不能享豐富雄者必當昌侈不能為大柄兼而有之丨丨丨而已

相影 段成式酉陽雜俎寶歷中有王山人取人本命日五更張燈丨人丨知休咎言人影欲深深則貴而壽

臥蛇文 馮贄雲仙雜記傳咸掌有丨丨丨指甲上隱起花草如雕刻是以大章過人

遷官則面長二寸額有光氣 馮贄雲仙雜記郭汾陽每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事已乃復

青蠅拜賀及第 馮贄雲仙雜記術士相牛僧孺若丨丨丨丨方能丨丨公疑之及登科訖歸生家庭有青蠅作人行立約數萬折躬再三良久乃去

如百斛巨器所貯尚空其半 康駢劇談錄自咸通乾符以來京國察相者殊多言事適中者甚少愚之所識處士丁重善於相人吉凶屢有奇驗于都尉方判鹽鐵頻有宰弼之耗時

路相國秉鈞持權與之不叶一旦重在新昌私第值于公適至路曰某與之賓朋處士垂箔細看此人終作宰相否備陳飲饌留連數刻既去問之曰所見何如重曰入相必矣熱在旬月之內路公笑曰見是帝王家親復作鹽鐵使耳重曰不然請問于之恩澤何如宣宗朝鄭都尉相國曰又安可比乎重曰鄭為宣宗注意久之而竟不為相豈將人事可以斟酌某熟識于侍郎今日見之觀其骨狀真為貴者其次風儀秀整禮貌謙揖||||||||||||安使不受益於祿位哉苟逾月不居廊廟某無復敢至門下路曰處士可謂弘遠矣其後浹旬果登台鉉路相國每見朝士大為稱賞由茲聲動京邑車馬造門者甚衆凡有所說其言皆驗後居終南山好事者亦至其所　康駢劇談錄

裴晉公微時羈寓洛中常乘蹇驢入皇城方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橋柱而立語云蔡州用兵日久徵發甚困於人未知何時得平

天津橋老人

定忽覩裴公驚愕而退有僕者攜書囊後行相去稍遠聞老人云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為將既歸僕者具述其事裴公曰見我龍鍾相戲耳其秋東府鄉薦明年登第及秉鈞衡朝廷議授吳元濟節鉞既而延英候對憲皇以問宰臣裴公奏曰奸臣跋扈四十餘年聖朝姑務含容蓋慮動傷一境未聞歸心効順乃生擄一方若以旌鉞授之恐逸其兇逆以陛下聰明神武藩鎮皆願勤王臣請一詔追兵可以平蕩妖孽於是命晉公為淮西節度使興師致討時陳許汴滑三帥先於偃城縣屯軍晉公統精甲五萬會之受律鼓行而進直造蔡州城下纔兩月擒賊以獻淮西既平後入朝居廊廟六年拜正司徒為侍中中書令儒風武德振耀古今洎留守洛師每話丨丨丨丨丨之事

三人皆節度使

玉泉子李業之舉進士因下第過陝虢山路阻暴雨投村舍避之隣里甚遠村家只有一小僮看舍業牽驢庇於簷下時左軍李生與行官揚鎮亦投舍中李有一

馬相與入止舍內及稍霽已暮矣小僮曰阿翁即欲歸不喜見客可去矣業謂曰此去人家極遠日勢已晚固不可前去也須臾老翁歸見客欣然異禮延接留連止宿既曉懇留欲備饌業以謝媿再三言曰孫子云阿翁不愛客某又礙夜前去不得甚憂怪乃不意過禮遇旋何以當此翁曰某家貧無以待賓慚於接客非不好客也然｜｜｜｜｜｜某何敢不祗奉耶業曰三人之中一人行官爾言之過矣老翁曰行官領節鉞在兵馬使之前秀才節制在兵馬使之後然秀才五領節鉞勉自愛也業既數年不第從戎幕矣揚鎮為仇士良開府擢用累職至軍使除涇州節度使李與鎮同時為軍使領邠州節度使業已討党項功除鎮武汾涇凡五鎮麾鉞一如老翁之言

傳相法

歐陽修歸田錄錢副樞若水嘗遇異人｜｜｜具事甚怪錢公後傳揚大年故世稱此二人有知人之鑒

耳白於面

蘇軾仇池筆記歐陽文忠公嘗語少時有僧相我｜｜｜名

滿天下脣不著齒無
事得謗其言頗驗

三十六相

吳處厚青箱雜記荀子曰相形不如論心諺曰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此言人以心相為上也故心相有｜｜｜｜人嘗言意氣求官自須如此一也為事有剛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也有美食嘗分惠人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常行陰德每事方便六也從小能治家七也不厭人乞覓八也利人克己九也不遂惡貪殺十也閑事不驚張十一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易行改操十三也夜臥不便睡着十四也馬上不回頭顧十五也夜不令人生憎怒十六也不文過飾非十七也為人作事周匝十八也得人恩力不忘十九也自小便有大量二十也不毀善害惡二十一也憐孤濟寡急物二十二也不助強欺弱二十三也不忘故舊之分二十四也為事衆人用之二十五也不多言妄語二十六也得人物每生慚愧二十七也聲美言有序二十八也當人語次不先起二十九也常言人善事三

十也不嫉惡衣惡食三十一也方圓曲直隨時三十二也聞善行之不倦三十三也知人飢渴勞苦當有以恤之三十四也不念舊惡三十五也故舊有難竭力救之三十六也以上三十六善皆全者當位極人臣壽考令終或有不全則禍福相折已次減殺具二十者刺史之位具十已上令佐之官具五七者亦須大富

急流勇退 朱子名臣言行錄錢若水為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有一老僧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中|||人也希夷初謂若水有仙風道骨意未決命僧觀之僧麻衣道者也

洞見肺腑 陶宗儀輟耕錄國初有李國用者自北來抗能望氣占休咎能相人其人崖岸倨傲而時貴咸敬之謝后諸孫字退樂者設早饌延致至即據中位省幕官皆坐下坐不得其一言已及禍福時趙文敏公謂之七司戶與謝姻戚屈來同飯文敏公風磨滿面李遥見即起

迎謂坐客曰我過江僅見此人耳磨愈即面君公輩記取異日官至一品名聞四海方襄陽未破時世皇命其卽軍中望氣行遍三兩舍遄還奏曰臣見卒伍中往往有台輔器襄陽不破江南不平置此人於何地噫李之術亦神矣國用登州人嘗為卒遇神仙教呂觀日之法能||||世稱神相

堪輿

青龍所居庚泥 管子||之||||不可得泉

生地 抱朴子有急則入|||而止無患也天下有生地一州有生地一郡有生地一縣有生地一鄉有生地一里有生地一宅有生地一房有生地或曰一房有生地不亦逼乎抱朴子曰經云大急之極隱於車軾如此一車之中亦有生地亦有死地況一房乎

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 史記樗里子傳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於

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武庫正值其墓

行營高敞地旁可置萬家史記淮陰侯傳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令其｜｜｜｜｜｜余視其母冢良然

通子午道漢書王莽傳莽呂皇后有子孫瑞｜｜｜｜｜子午道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注張晏曰時年十四始有婦人之道也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為壯火呂地二為牝故火為水妃今通子午呂協也師古曰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當故謂之子午耳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漢道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慶州東界有山名子午嶺南北直相當此則北山者是子南山者是午共為子午道

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後漢書光武帝紀望氣者蘇伯阿為王莽使至南陽遥望見春陵郭唶曰｜｜｜｜｜｜｜

土

禁 後漢書來歷傳時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安帝乳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乳母王男厨監邴吉等以為聖舍新繕修犯丨丨不可久御

三書生 後漢書袁安傳初安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丨丨丨問安何之安為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馬

故犯妖禁 後漢書郭鎮傳初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卹諱忌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丨丨丨丨而家人爵祿益用昌熾

出折臂三公 晉書羊祜傳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丨丨丨丨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

當出貴甥 晉書魏舒傳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丨丨丨丨外祖母呂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

當為外氏成此宅相 見上

牛眠 晉書周光傳初陶侃

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過一父老謂曰前崗見一丨丨山汙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又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訪訪父死葬焉果為刺史著稱寧益自訪以下三世為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

當起宮殿 晉書索靖傳先時靖行見姑臧城南石地曰此後丨丨丨至張駿於其地立南城起宗廟建宮殿焉

沙漲為桑田 晉書郭璞傳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為言璞曰即當為陸矣其後丨丨去墓數十里皆丨丨丨

能致天子問耳 晉書郭璞傳璞嘗為人葬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耶答曰丨丨丨丨丨丨帝甚異之

山作八字數不及九 晉書戴洋傳洋言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丨丨

丨丨丨丨丨丨昔吳用壬寅來上創立宮城至己酉還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武昌不可久住狀亮庾亮

門前水中生洲 宋書張興世傳興世居臨沔水沔水自襄陽以下至於九江二千里中先無洲嶼興世初生當其丨丨丨丨一旦忽丨丨年年漸大及至興世為方伯而洲上遂十餘頃

洲生近市貴王臨境 齊書州郡志泰始中成都市橋忽生小洲始康人邵碩有術數見之曰丨丨丨丨當有丨丨丨丨永明二年而始興王鎮為刺史

相墓工 齊書祥瑞志武進縣彭山舊塋在馬其山岡阜相屬數百里上有五色雲氣有龍出馬宋明帝惡之遣丨丨丨高靈文占視靈文先與世祖善還詭答云不過方伯退謂世祖曰貴不可言

白兔跳起 齊書高昭劉皇后傳歸葬先帝墓側今泰安陵也門生王清與墓工始下鍤有丨丨丨丨尋之不得及墳成兔還栖其上

十往五往常坐一處齊書柳世隆傳世隆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及卒墓正取其坐處

馬蒼廼經秘要二卷行於世當出暴貴而不久齊書荀伯玉傳初｜｜相墓者見伯玉家墓謂其父曰｜｜｜｜｜｜｜也伯玉後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白馬經墳明書吳明徹傳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一日必有乘｜｜逐鹿者來｜｜所此是最小孝子大貴之徵至時果有此應

曲阿丹徒間有天子氣南史宋武帝紀皇考墓在丹徒之侯山其地秦史所謂｜｜｜｜｜｜｜者也時有孔恭者妙善占墓帝常與經墓歎之曰此墓何如孔恭曰非常地也

置宅圖墓北齊書陸法和傳又為人｜｜｜｜呂避禍求福嘗謂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之馬已斃矣

葬於桑東封公

佚 北史梁佚傳年十三遭父憂哀毀有若成人將擇葬地而行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悲｜｜｜｜｜｜｜佚懼以告其母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爾家未嘗有惡當以吉祥告汝耳時佚宅側有大桑林因葬焉

龍盤鳳翥 舊唐書明皇紀初上皇親拜五陵至橋陵見金粟山崗有｜｜｜｜之勢復近先塋謂侍臣曰吾千秋後宜葬此地得奉先陵不忘孝敬矣

獄氣發 舊唐書李義甫傳陰陽占候人杜元紀為義甫望氣云所居宅有｜｜｜積錢二十萬乃可厭勝義甫信之聚斂更急切

杜固 唐書杜正倫傳杜正倫與城南諸杜昭穆素遠求同譜不許銜之諸杜所居號｜｜世傳其地有壯氣故世衣冠正倫既執政建言鑿杜固通水呂利人既鑿川流如血閱十日止自是南杜稍不振

地有壯氣 見上

石蛇三卵 唐書郭誼傳誼者兗州人凡歲事悟為牙將常從澄山秀峻曰我死必葬此望氣者言其地當三世為都頭異姓河

北謂都頭異姓至貴稱也然乏過二丈不利詛呂光假刺史穿三大得｜｜井｜｜石破之皆流血至是詛及光三子同誅

有牛乘人逐牛即啓土

遼史耶律乙不哥傳嘗為人擇葬地曰後三日｜｜｜｜｜｜過者｜｜｜至期果一人負乳犢引牸牛而過其人曰所謂牛乘人者此也遂啓土既葬吉凶盡如其言

咸陽辰巳長安戌亥

焦氏易林｜｜｜｜｜｜｜｜丘陵生止非思鰌市

破楚門

吳越春秋子胥乃使術士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周廻四十七里陸門八呂象天八風水門八呂法地八聰築小城周十里陵門三不開東面者欲呂絕越明也立閶門者呂象天門通閶闔風也立蛇門者呂象地戶也闔閭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閶門呂通天氣因復名之｜｜｜欲東并大越越在東南故立蛇門呂制敵國吳在辰其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為兩鯢鱙以象龍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門上有木

蛇北向首内示越屬於吳也

南大門上有木蛇 見上

缺西北 吳越春秋於是范蠡乃觀天大擬法於紫宮築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一步一圓三方西北立龍飛翼之樓㠯象天門東南伏漏石竇㠯象地戶陵門四達㠯象八風外郭築城而|||示服事吳也不敢壅塞内以取吳故缺西北而吳不知也北向稱臣委命吳國左右易處不得其位明臣屬也城既成而怪山自生者瑯琊東武海中山也一夕自來故名怪山范蠡曰臣之築城其應天矣崑崙之象存焉

泗水却流 王充論衡傳書言孔子當泗水之葬||為之||此言孔子之德能使水却不湍其墓也

益東家之西損西家之東 王充論衡今言西益宅謂之不祥何益而祥者且惡人西益宅者誰也如地惡之||||||||何傷於地如以宅神不欲西益神猶人也人之處宅欲得廣大何故惡之而㠯宅神惡煩擾則四面益

宅皆當不祥

出乘其勝入居其陝

王符潛夫論俗工曰商家之宅宜西出門此復虛矣五行當｜｜｜｜｜｜｜乃安吉商家向東入東入反以為金伐木則家中精神日戰鬭也五行皆然

宰相當出坤鄉

常璩華陽國志漢中志自建武以後羣儒修業開按圖緯漢之｜｜｜｜｜｜於是司徒李公屢登七政太傅子堅奕世論道

得石牌

馮贄雲仙雜記烏重胤葬先世掘｜｜｜有云牛領岡前紅簫隴下葬用丙日手板相亞重胤依而用

牛頭岡前紅簫隴下

見上

龜葬梁家

沈括補筆談瀕海素少士人祥符中廬州人梁士卜地葬其親至一山中見居人說旬日前有數十龜負一大龜葬於此山梁以為龜神物其葬處或是福地與其人登山觀之乃見有丘墓之象試發之果得一死龜梁乃遷葬他所以龜之所穴葬其親其後梁生三子立儀立則立賢立則立賢皆以進士登科立儀嘗預

薦皇祐中儂智高平推恩授假板官立則值熙寜立八路選格就二廣連典十餘郡今為朝請大夫致仕予亦識之立儀立則皆朝散郎至今皆在從居廣州鬱為士族至今謂之｜｜｜｜龜能葬其事已可怪而梁氏適與其偶然耶抑亦神物啟之耶

方勺泊宅編會稽山為東南巨鎮

文筆周廻六十里北出數隴葬者紛紛得正隴者趙陸二祖墳而已二墳下瞰鑑湖湖外有山横抱如几案案之外尖峰名梅里尖地里家謂之｜｜

溪山環合當出大魁

何蓬春渚紀聞余拂君厚雲川人也其居在漢銅官廟後｜｜｜｜｜有相宅者言此地｜｜｜｜｜君厚之父朝奉君云與其善之於一家不若推之於一郡則遷其居於後㠯其前地為烏程縣學不二三年君厚為南宮魁而莫儔賈安宅繼魁天下則相宅之言為不妄

丑年必登高第

何蓬春渚紀聞先友提學張公大亨字嘉甫雲川人先墓在弁山之麓相墓者云公家遇｜｜｜有赴

舉者|||||初未之信熙寧癸丑嘉甫之父通直公著登第元豐乙丑嘉甫登乙科大觀己丑嘉甫之兄大成中甲科重和辛丑嘉甫之弟大受復中乙科此亦人事地理相符之異也

鬼靈 何薳春渚紀聞張|三衢人其父使從里人學相墓術忽自有悟見因以鬼靈為名建中靖國初至錢塘請者踵至錢塘尉黃正一為余言縣令周君者括蒼人亦留心地理具飾延款謂鬼靈曰凡相墓或不身至而止視圖畫可定尅應否鬼靈曰若方位山勢不差合葬時年月亦可定其粗也因指壁間一圖問之鬼靈熟視久之曰據此圖墓前午上一潭水甚佳然其家子弟若有乘馬墜此潭幾至不救者即是吉地而發祥自此始矣令曰有之鬼靈曰是年此墜馬人必被薦送次年登第也令不覺起握其手曰吾不知青烏子郭景純何如人也今子殆其倫比耳是年春祀而某乘馬從之馬至潭仄忽大驚躍嘶勒不制即與某俱墜淵底逮出氣息而已是秋發薦次年叨

忝者某是也蔡靖安世先墓在富春白昇嶺其兄宏延鬼靈至墓下視之謂宏此墓當出貴人然必待君家麥甕中飛出鵪鶉為可賀也宏曰前日某家卧房米甕中忽有此異方有野鳥入室之憂鬼靈曰此為徵應也君家兄弟有被魁薦者即是貴人也是秋安世果為國學魁選鬼靈常語人曰我亦患數促非久君世者但恨無人可授吾術矣後二歲果殁時年二十五矣

野駝飲水

何遠春渚紀聞先君嘗見蔡元度言其父死委術者王壽昌於餘杭尋視葬地數日不至蔡因夢至一官府有紫衣人據案而坐望蔡之入遂語謂曰汝尋葬地已得之否丨丨丨丨形是也覺而異之適壽昌至問其所得云有一地在臨平山勢聳遠於某術中佳城也但恐觀者未識吾言耳元度云始言山形可也王云一大山巍然下臨浙江即野駝飲水形也元度曰無復他求神先告我矣即用之

暗合孫吳

范公稱過庭錄祖妣甲戌冬殁於鎮國軍先子避地詹皇

中不復問術者以意卜葬郡之水南未幾有建昌黃生者過墓下愛之問先子所居以剌投謁先子昧其人託呂他出生力請曰非有所覬特欲言少事耳先子出見生問曰水南新墳知公所葬術者為誰也先子曰亂離中歸土是急以意自卜爾生曰幾於｜｜｜此墳以術徼之不以久遠論來春當有天書及公公赴無疑先子曰哀苦偷生安有是理笑而謝之生曰願公謾記此言一揖而去已酉二月當路有薦先子者果有御營參謀之除

來春當有天書見上

掘牛山王明清揮麈後錄中和三年夏太白先生自號太白山人不拘禮則又云姓王竟不知何許人也金州耆宿云每三年見入州市一度自見此先生賣藥已僅三四十年顏貌不改不老其年夏六月三日太白山人修謁金州刺史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崔堯封云本州直北有牛山傍有黃巢谷金桶水且大冠之帥黃巢凌劫州縣盜據上京近已六年又偽國大齊年號

金虜必慮王氣在北牛山伏請聞奏蜀京掘破牛山則此賊自敗散堯封聽之大喜且具茶菓與之言話移時太白山人禮揖而去堯封遂與州官商量黔州縣義丁男日使萬工|||一個月餘其山後崖崩十丈以來有一石桶桶深三尺徑三尺桶中有一頭黃腰獸桶上有一劍長三尺黃腰見之乃吻然數聲自撲而死堯封遂封劍及畫所掘地圖所見石桶事件聞奏僖宗大悅尋加堯封檢校司徒封博陵侯黃巢至秋果衰是歲中原魁平

朝揖絕勝

王明清揮麈後錄范擇善同宣和中登第得江西教官自當塗奉雙親之官其父至上饒而殂寓於道旁之蕭寺中進退彷徨主僧憐之云寺後山半適有一穴不若就葬之不但免般挐之勞而老僧平日留心風水此地||||誠為吉壤擇善從之即其地而殯之其後擇善驟貴登政府乃謀歸祔於其祖兆請朝假以往攺卜時老僧尚在力勸不從才從之後擇善以飛語得罪於秦會之未還關言者希

指攻之云同以遷葬為名謁告於外撫擾州縣遷謫而死

五箭

郭彖睽車志趙三翁名進字從先中年縣白沙鎮人家縣陸門山道友席洞雲築室於獨松嶺瀑水潭側慕其清峭高爽落成甚喜既遷入百怪畢見未及一年禍變相踵席謁翁且告之故翁曰得無居｜｜之地乎席曰地理之說多矣素不聞五箭之說敢問何謂也翁曰峰巔嶺脊陵首隴背土囊之口直當風門急如激矢者名曰風箭峻溪急流懸泉瀉瀑衝石走沙聲如雷動晝夜不息者名曰水箭堅剛爍爍斥鹵沙磧不生草木不澤水泉硬鐵腥錫毒蟲蟻聚散若朽壞者名曰土箭層崖疊巘峻壁巉岩銳峰峭岫拔刃攢鍔聳齒露首狀如浮圖者名曰石箭長林古木茂樹叢薄翳天蔽日垂蘿蔓藤陰森肅冽如墟墓間者名曰木箭五箭之地射傷居人皆不可用要在回環于抱氣象明遂形勢寬閒壤肥土沃泉甘石清乃為上地固不必一一泥天星地卦也子歸依我言去凶就吉當自無恙席悉遵

其教居止遂安**君山龍脉正結於此**陶宗儀輟耕錄江陰州宋季時兵馬司在州治東南里許平地上司之後置土牢歸附後有善地理者以為宜帝王居之人問其故曰——————是以知其然也皆弗之信越數年就其上起蓋三皇廟亦奇術哉君山州之主山也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九

方術部四

巫

知神次 管子｜｜｜者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其笄

齋牛山 晏子楚巫微導裔款以見景公侍坐三日景公説之楚巫曰公明神主之帝王之君也公即位有七年矣事未大濟者明神未至也請致五帝以明君德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位至于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於國南請齋而後登之公命百官供齋具於楚巫之所裔款視事晏子聞之而見於公曰公令楚巫｜｜｜乎公曰然致五帝以

明寡人之意神將降福於寡人其有所濟乎晏子曰君之言過矣夫民不苟德福不苟降君之帝王不亦難乎

去鴞

晏子景公為路寢之臺成而不踊馬柏常騫曰君為臺甚急臺成君何為而不踊馬公曰然有鴞昔者鳴聲無不為也吾惡之甚是以不踊馬柏常騫曰臣請禳而去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為置白茅公使為室成置白茅馬柏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鴞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鴞當陛布翼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亦能益寡人之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子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柏常騫出遭晏子於塗拜馬前晏子曰嘻亦善能為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維以政與德而順乎神為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兆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柏常騫俯有間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為之

無益不為無損也汝薄歛毋費民且無令君知之夜用事見上益壽見上得壽地將

動見上列子心醉列子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丨丨見之而丨丨季咸見上積往生跂鶡冠子丨丨丨丨工以為

師注跂跛倚也師巫師巫步多跛故積往生跂不能自祓韓非子巫咸雖善祝丨丨丨丨也主

禳澤荀子相陰陽占祲兆鑽龜陳卦丨丨丨五卜知其吉凶妖祥傴巫跛擊之事也傴巫跛擊

見上弊鼓喪豚荀子故傷於濕而擊鼓鼓痺則必有丨丨丨丨之費矣而未有俞疾之福也審

於死生能去苛病呂氏春秋公曰常之巫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死生

命也苛病失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為也糈藉淮南子病者寢席醫之用

針石巫之用｜｜所救鈎也**巫步多禹**楊子昔者姒氏治水土而｜｜｜｜**祕祝**史記漢文

帝紀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之官移過於下吕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

其除之**祝釐**史記漢文帝紀今吾聞祠官｜｜皆歸福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九天巫河**

巫南山巫史記封禪書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

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祠九天皆吕歲時祠宮

中其｜｜祠河於臨晉而｜｜｜｜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時月**秦晉梁荆之巫**

漢書高帝紀贊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注應劭曰先人所

在之國悉致祠巫祝博求神靈之意也文穎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於晉故祠祀有晉巫范會支庶

留泰為劉氏故有泰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從豐豐屬荆故有荆巫也

䑴鄉 漢書地理志云陽注有越巫｜｜祠孟康曰䑴音辜磔之辜鄉音攘

祝盜方 漢書息夫躬傳躬歸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姦人以為侯家富常夜守之躬邑人河內掾賈惠往過躬教以｜｜｜以取東南指枝為匕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髮立中庭向北斗持匕招指祝賊

下神 漢書廣陵厲王胥傳胥迎女巫李女須使｜｜祝詛

五斗米師 後漢書郡國志注劉艾紀曰時巴郡巫人張脩療病愈者雇以米五斗號為｜｜｜｜

侲子 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減逐疫｜｜之半注侲子逐疫之人也音振薛綜注西京賦云侲之言善也善童幼子也續漢書曰大儺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侲子皆赤幘皂製執大鞉

狂言 後漢書劉盆子傳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以求福助巫｜｜景王大怒曰當為縣官何故

為賊有笑巫者輙病

笑巫輙病見上

唐后山公嫗後漢書宋均傳浚遒縣有丨丨二丨民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為丨丨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

神怒向漢後漢書班超傳超既西先至于寘廣德禮意甚踈且其俗言巫巫言丨丨何故欲丨丨漢使有騧馬急求取㠯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

刻畫好繒縻折金綵後漢書王符傳又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歌舞事神㠯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憤易為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中或增禍重祟至於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或丨丨丨丨㠯書祝辭或虛飾巧言希致福祚或丨丨丨丨令

廣分寸或斷絶衆纈繞帶手腕或裁切綺縠縺紩成幡皆單費百縑用功千倍破牢為偽以易就難坐食嘉穀消損

廟神不悅 晉書郭璞傳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為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脚類象胸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衆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兕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午法當為禽兩翼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壑按卦名之是為驢鼠卜適了伏者呂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紀綱上祠請殺之巫曰|||||此是郯亭驢山君鼠使詣荆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

隱形匿影 晉書夏統傳其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莊服甚麗善歌儛又能||||甲夜之初撞鍾擊鼓間以絲竹丹珠乃拔刀破舌呑刀吐火雲霧杳冥威光電發統諸從兄弟欲往觀之難統於是共紿之曰從父間疾病得瘳小大呂為喜慶

欲因其祭祀並往賀之卿可俱行乎統從之入門忽見
丹珠在中庭輕步佪儛靈談鬼笑飛觸挑拌酬酢翩翻
統驚愕而走不由門破藩直出

拔刀破舌吞刀吐火 見上

輕步佪儛靈談鬼笑 見上

觸木言怪寓采稱神 宋書周朗傳鬼道惑衆妖巫破俗｜｜而｜｜者不可數｜｜而｜｜者非可算

善禁 齊書陳顯達傳顯達出杜姥宅大戰破賊矢中左眼拔箭而鏃不出地黄村潘嫗｜｜先呂釘釘柱嫗禹步作氣釘即時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

婆羅門 齊書林邑國傳謂師巫為｜｜｜｜羣從相姻通婦先遣娉求婿女嫁者伽藍衣横幅合縫如井闌首帶花寶婆羅門牽婿與婦握手相付咒願吉利

六龍在帝寢齋 南史梁武帝紀臺内有宿衛士為覡常見太極殿有六龍各守一柱末忽失其二後見在宣武王宅時宣武為益州覡乃往蜀伏事及宣武在郢此覡還都乃見｜｜俱

｜｜所
｜｜

神將送與北斗君

南史袁君正傳君正美風儀善自居處吕貴公子早得時
譽為豫章内史性不信巫邪有萬師世榮稱道術為一
郡巫長君正在郡小疾主簿熊岳薦之師云須疾者衣
為信命君正吕所著襦與之事竟取襦云｜｜｜｜
｜｜君正使撿諸身於衣裏獲之以為亂政即刑于市
而焚神一郡
無敢行巫

巫道療疾

南史蕭嶠妻羊淑禕傳諸暨東洿里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疾親
戚相棄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住紵舍晝採樵夜紡績
以供養父母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忽空中有聲云
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可為人療疾必得大富
貴女謂是魅魅弗敢從遂得病積時隣舍人有溪蜮毒
者女試療之自覺病便差遂吕｜｜
｜為人｜｜｜無不愈家産日益

假稱神鬼妄說吉凶

魏書孝文帝紀詔曰圖讖之興起於三季既非經國之
典徙為妖邪所憑自今圖讖祕緯及名為孔子閉房記

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又諸巫覡｜｜｜｜
｜｜｜｜及委巷諸卜非墳典所載者嚴加禁斷

猫鬼

隋書獨孤陁傳好左道其妻母先事｜｜因轉入其家上微聞而不之信也會獻皇后及楊素妻鄭氏俱有疾召醫者視之皆曰此猫鬼疾也上以陁后之異母弟陁妻楊素之異母妹由是意陁所為陰令其兄穆以情喻之上又避左右諷陁陁言無有上不悅左轉遷州刺史出怨言上令左僕射高熲納言蘇威大理正皇甫孝緒大理丞楊遠等雜治之陁婢徐阿尼言本從陁母家來常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猫鬼每殺人者所死家財物潛移於畜猫鬼家陁嘗從家中索酒其妻曰無錢可酤陁因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錢也阿尼便咒之歸數日猫鬼向素家十一年上初從并州還陁於園中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皇后所使多賜吾物阿尼復咒之遂入宮中楊遠乃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猫鬼阿尼於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

扣而呼之曰猫女可來無住宮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牽曳者云猫鬼已至上以其事下公卿奇章公牛弘曰妖由人興殺其人可以絶矣上令以犢車載陁夫妻將賜死於其家陁弟司勲侍中整詣闕求哀於是免陁死除名為民以其妻楊氏為尼先是有人訟其母為人猫鬼所殺者上以為妖妄怒而遣之及此詔誅被訟行猫鬼家

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 舊唐書王世充傳李密破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疲倦世充欲乘其弊而擊之恐人心不一乃假托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遣巫宣言一｜｜｜｜｜｜｜｜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俗信妖言衆皆請戰

盛服乘傳 舊唐書王璵傳璵肅宗嘗不豫太卜云祟在山川璵乃遣女巫分行天下祈祭名山大川巫皆｜｜｜｜而行上令中使監之因緣為姦所至干託長吏以邀賂遺一巫盛年而美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為蠹弊與其徒宿於

黄州傳舍刺史左震晨至驛門扃鐍不可啓震破鎖而入曳女巫階下斬之所從惡少年皆斃閱其贓賂數十萬震籍以上聞仍請贓錢代貧民租稅

此行見一大人

舊唐書迴紇傳迴紇首領羅達于等率其衆二千餘騎詣涇陽請降子儀許之率衆被甲持滿數千人迴紇譯曰此來非惡心要見令公子儀曰我令公也迴紇曰請去甲子儀便脫兜鍪擐甲策馬挺身而前迴紇酋長相顧曰是也時太子太保李光進兼御史大夫路嗣恭戎裝介馬在子儀之側子儀指視迴紇曰此是渭北節度李太保又曰此是朔方軍糧使路大夫迴紇便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迴紇之衆為左右翼各數百人漸進子儀麾下亦馳而至子儀麾退之子儀命酒與之飲贈之纒頭綵三千匹子儀執迴紇大將可汗弟合胡禄都督藥羅葛等手責讓之曰我國家知汝迴紇有功報汝大厚汝何背約負信犯我王畿我須與汝戰何乃降為我一身挺入汝營任汝拘縶我麾下將

士須與汝戰迴紇又譯曰懷恩負心來報可汗云唐國天子今已向江淮令公亦不主兵我是日遠來今知天可汗見在上郭令公為將懷恩天又殺之今請追殺吐蕃收其羊馬以報國恩然懷恩子可敦兄弟請勿殺之合胡祿都督等與宰相磨咄莫賀達干宰相吸莫賀達干宰相護都毘伽將軍宰相揭拉裴羅達干宰相梅錄大將軍羅達干平章事海盈闕達干等子儀先執杯合胡祿都督請咒子儀咒曰大唐天子萬萬歲迴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若起負心違背盟約者身死陣前家口屠戮合胡祿都督等失色及杯至即譯曰如令公盟約皆喜曰初發本部來日將巫師兩人來云｜｜大安穩然不與唐家兵馬鬬｜｜｜｜即歸今日領兵見令公令公不為疑脫去衣甲單騎相見誰有此心膽是不戰鬬見一大人巫師有徵矣歡躍久之子儀撫其背首領等分纏頭綵以賞巫師請諸將同擊吐蕃子儀如其約翌日使領迴紇首領開府古野那等六人入

京朝見

玉女從天而降 舊唐書李軌傳時有胡巫惑之曰上帝當遣||||||遂徵兵築臺以侯王女多所糜費百姓患之

女祝 唐書禮樂志皇后親祠則郊社令預送內侍享前一日進署后北向再拜近侍奉以出授內侍送享所享日之平明||奠於坫此冊祝之制也

白頭老人 唐書雖宏信傳善騎射貌狀雄偉為裨將主馬牧魏有巫告宏信曰||||使謝君君當有是地宏信曰神欲危我耶丈班死衆曰孰顧主我軍者宏信執曰神命我矣衆環視以為宜遂立之

布麥呪鳥 唐書西域東女傳以十一月為正巫者以十月詣山中|糟|||呼鞏|俄有鳥來如雞狀剖視之有穀者歲豐否即有災名曰鳥卜

土龍請雨 宋史吳元扆傳遷寧國軍留後知定州屬歲旱吏白名巫以||||元扆曰巫本妖民龍止獸也安能格天惟精誠可以動天乃集道人設壇潔齋三日百拜祈禱澍雨沾洽

蓄

蛇為妖 宋史王剛中傳以龍圖閣待制知成都府置制四川有女巫一一一殺蛇黙之 白衣素巾 遼史禮志祭山儀巫衣一一一惕隠以一一拜而冠之巫三致辭每致辭皇帝皇后一拜在位者皆一拜 以酒醴黍稷荐植柳祝之 遼史禮志瑟瑟儀若旱擇吉日行瑟瑟儀以祈雨又翌日植柳天棚之東南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鳴鈴執箭繞帳歌呼 遼史禮志歳時雜儀正旦國俗以糯飯和白羊髓為餅丸之若拳每帳賜四十九枚戊夜各於帳内窻中擲丸於外數偶動樂飲宴數奇令巫十有二人一一一一一一一 送鬼 遼史西夏傳病者不用醫巫名巫者一一西夏語以巫為廝也或遷他室謂之閃病 駕鴦符 金史元妃李氏傳先皇平昔或有幸御李氏嫉妬令女巫李定奴作紙木人一 能道神語 金史始祖以下諸子傳初胎一一吕事魘魅 祖久無子有巫者一一一一

甚驗乃往禱焉巫良久曰男子之魂至矣此子厚有福德子孫昌盛可拜而受之若生則名之曰烏古迺是爲景祖又良久曰女子之魂至矣可名曰五鵶忍又良久曰女子之兆復見可名曰幹都拔又久之復曰男子之兆復見然性不馴良長則殘忍無親親之恩必行非義不可受也昭祖方念後嗣未立乃曰雖不良亦願受之巫者曰當名之曰烏古出旣而生二男二女其次第先後皆如巫者之言遂以巫所命名名之

知喜怒

元史祭祀志序北陲之俗敬天而畏鬼其巫祝每以爲能覩見所祭者而丨其丨丨

扁鵲不能與靈巫爭用

陸賈新語昔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爲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篤將爲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咒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丨丨天下之良醫而丨丨丨丨丨丨者知與不知也

堅額健舌

桓寬

鹽鐵論世俗飾偽行詐為民巫祝以取釐謝｜｜｜或以成業致富故憚事之人釋本相學是以街巷有巫閭里有祝

祝伯 焦氏易林｜｜言善能事鬼神辭祈萬歲使君延年

入室求祟 王充論衡病作而醫用禍起而巫使如自能案方和藥｜｜｜｜則醫不售而巫不進矣

生於江南含烈氣 王充論衡太陽火氣常為毒螫氣熱也太陽之地其人促急促急之人口舌為毒故楚越之人促急捷疾與人談言口唾射人則人脤胎腫而為創南郡極熱之地其人祝樹樹枯唾鳥鳥墜巫咸能以祝延人之疾愈人之禍者｜｜｜｜｜｜｜｜也

衆巫與神合契 應劭風俗通九江逡遒有唐居山名有神衆巫共為取公嫗歲易男不得復娶女不得復嫁百姓苦之謹按時太守宋均到官主者白出錢給聘男子女均曰｜｜｜｜｜｜知其旨欲亦取小民不相當於是敕條巫家男女以備公嫗巫叩頭服罪乃殺之是後遂絶

巫詛

仲舒 應劭風俗通武帝時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為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

迎紫姑 宗懍荊楚歲時記正月十五日其夕｜｜｜以卜將來蠶桑并占衆事注按劉敬叔異苑云紫姑本人家妾為大婦所妬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迎之呪云子胥不在云是其壻曹夫人已行云是其姑小姑可出於廁邊或豬欄邊迎之捉之覺重是神來也

數白黑棊 沈括夢溪筆談山陽有一女巫其神極靈予伯氏嘗名問之凡人閒物雖在千里之外問之皆能言乃至人中心萌一意已能知之坐客方奕棊試｜｜｜握手中問其數莫不符合更漫取一把棋不數而問之則亦不能知數蓋人心所知者彼則知之心所無則莫能知如季咸之見壺子大耳三藏觀忠國師也又問以巾篋中物皆能悉數時伯氏有金剛經百冊盛大篋中指以問之其中何物則曰空篋也伯氏乃

發曰示之曰此有百卌佛經安得曰空筐鬼良久又曰空筐耳安得欺我此所謂文字相空因眞心以顯非相宜其鬼神所不能窺也

春齋 王偁東都事略陳希亮傳浮屠有海印國師者出入章獻明肅皇后家與諸貴人交通恃勢擾民地希亮捕治寘諸法一縣大聳去為雩都巫覡歲斂民財祭鬼謂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希亮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

誦解禳咒 異聞總錄宋寧宗時新淦縣有雷擊物為産婦所觸不能上升時鄒巫能誦解咒有神請曰為｜｜｜｜千遍當有日報鄒誦千遍神授鞭印各一日祈晴順用印祈雨倒用印用鞭畫空雨止畫處神忽不見雷升天矣鄒平生喜食鴨嘗過其女留殺鴨為黍時女晒麥於庭天有雨勢女欲收而後饌曰雨當無損於麥須臾大雨鄒望空四向而畫獨庭無雨

祈晴順用印祈雨倒用印 見上

望空四

向畫獨庭無雨見上能於至無中見多有事張仲才丈始貞經夫精水神火意土三者本不交惟人已根合之故能於其中攢見有事猶如術祝者||||||||||師娘陶宗儀輟畊錄世謂女巫曰||都下及江南謂男覡亦曰師娘

奇術

學屠龍莊子朱泙漫|||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黑牛白角韓非子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也而|在其|使人視之果黑牛而巳布裹其角使物史記封禪書少君常自謂七十能||却老棊自相觸擊史記封禪書上使驗小方鬬棊||||||抵此欒大事含酒三潠後漢書郭憲傳建武七年代張

堪為光祿勳從駕南郊寔在仕忽回向東北｜｜｜｜執法奏為不敬詔問其故寔對曰齊國失火故吕此厭之後齊果上火災與郊同日

溪水不流 後漢書徐登趙炳傳徐登者閩中人也本女子化為大夫善為巫術又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為越方時遭兵亂疾疫大起二人遇於烏傷溪水之上遂結言約共吕其術療病各相謂曰今既同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禁｜水為｜｜炳復次禁枯樹樹即生荑二人相視而笑共行其道焉

枯樹生荑 見上

升屋梧鼎而爨 後漢書徐登趙炳傳炳東入章安百姓未之知也炳乃故｜茅｜｜｜｜主人見之驚懅炳笑不應既而爨熟屋無損異

張蓋呼風亂流而濟 後漢書徐登趙炳傳炳嘗臨水求度船人不和之炳乃｜｜｜坐其中長嘯｜｜｜｜｜

釣於盤中 後漢書左慈傳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顧衆賓曰今

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耳元放於下坐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盃貯水㠯竹竿餌丨丨丨須臾引一鱸魚出操大拊掌笑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餌鉤沈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目前鱠之周浹會者操又謂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敕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即得薑還并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驗問增錦之狀及時日早晚若符契焉

增錦 見上

手自斟酌莫不醉飽 後漢書左慈傳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為齎酒一升脯一斤丨丨丨丨百官丨丨丨丨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鑪悉亡其酒脯矣

遽如許 後漢書左慈傳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入走羊羣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丨丨丨即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

變為羝並屈前膝人立云
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

散雲霧吕幽身布金水吕滅迹

魏志管輅傳注輅别傳曰石苞為鄴典農與輅相見問曰聞君鄉里翟文耀能隱形其事可信乎輅言此但隂陽蔽匿之數茍得其數則四岳可藏河海可逃況吕七尺之形游變化之内||||||||||術足數成不足為難

活馬

晋書郭璞傳欲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為通璞曰吾能||吏驚入白固固趨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馬死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行至廬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為軍諮祭酒時江淮清宴孟康安之無心南渡璞為占曰敗康不之信璞將促裝去之愛主人婢無由而得

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為符投於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攜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

赤衣人 上見

髁身被髮銜刀設醊 晉書郭璞傳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為之將呂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

畫作野猪著屏風上 晉書韓友傳為書生受易於會稽伍振善占卜能圖宅相冢亦行京費厭勝之術龍舒長鄧林婦病積年垂死醫巫皆息意友為筮之使——————臥處——————一宿

覺佳於是遂差舒縣廷掾王睦病死已復魄友為筮之令呂丹畫版作日月置牀頭又呂豹皮馬鄣泥卧上立愈劉世則女病魅積年巫為攻禱伐空冢故城間得狸鼉數十病猶不差友筮之命作布囊依女發時張囊著牕牖間友閉戶作氣若有所驅斯須之間見囊大脹如吹因決敗之女仍大發友乃更作皮囊二枚沓張之施張如前囊復脹滿因急縛囊口懸著樹二十許日漸消開視有二斤狐毛女遂差

令丹畫版作日月 見上 **以豹皮馬鄣泥卧上** 見上 **作布囊張牕牖間** 見上 **作皮囊懸樹** 見上

朱書田字 晉書淳于智傳有思義能易筮善厭勝之術高平劉柔夜卧鼠齧其左手中指呂問智智曰是欲殺君而不能當為君使其反死乃以丨丨手腕横文後三寸作丨丨辟方一寸二分使露手呂卧明旦有大鼠伏死手前譙人夏侯藻母病困詣智卜忽有一狐當門向之嘷藻怖愕馳見

智智曰其禍甚急君速歸在狐嘷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必出一人勿出哭勿止然後其禍可救也藥還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護軍張劭母病篤智筮之使西出市沐猴繫母臂令傍人搥拍恒使作聲三日放去劭從之其猴出門即為犬所咋死母病遂差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或謂之曰淳于叔平神人也君何不試就卜知禍所在瑗性質直不信卜筮曰人生有命豈卜筮所移會智來應詹謂曰此君寒士每見屯虞君有通靈之思可為一卦智乃為卦卦成謂瑗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荊馬鞭者便就買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瑗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浚井得錢數十萬銅鐵器復二十餘萬於是致贍病者亦愈

在狐嘷處拊心啼哭見上

市沐猴繫母臂見上

買荊鞭懸樹見上

化旋風晉書戴洋傳有

左慈劉根之術百姓惑而赴之苻堅名詣長安惡其惑衆命苻融誅之俄而飲至融留之遂大讌郡寮酒酣目左右收飲飲丨為丨丨飛出第外

和解二家

魏書王早傳有東莞鄭氏因為同縣趙氏所殺其後鄭氏執得讎人趙氏又尅明晨會宗族當就墓所刑之趙氏求救於早早為占候并授㠯一符曰君今且還選壯士七人令一人為主者佩此符於鷄鳴時伏在仇家宅東南二里許平旦當有十人根隨向西北行中有二人乘黑牛一黑牛最在前一黑牛應第七但捉取第七者將還事必無他趙氏從之果如其言乃是鄭氏五男父也諸子並為其族所宗敬故丨丨丨丨趙氏竟免

幻人

魏書悅般傳真君九年遣使朝獻并送丨丨稱能割人候脉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或數升或盈斗㠯草藥納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瘢世祖疑其虛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術而厚遇之又言其

國有大術者蠕蠕冢抄掠術人能作霖雨狂風大雪及行潦蠕蠕凍死漂亡者十二三

能作霖雨 見上

白羽麾風風勢即返 北齊書陸法和傳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名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咲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私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為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舩不介冑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踴躍即攻之若得待明日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舩於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而死

梁兵步於水上 見上

結表放生 北齊書陸法和傳所泊江湖必於峰側｜｜云此處｜｜漁者皆無所得才有少獲輙有大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

聞佩聲曰終必離 唐書李嗣真傳人有乘馬者知古聞其嘶乃曰馬鳴哀主必墜死見新婚者｜｜｜｜｜｜｜訪之皆然按知古裴知古

取雪陰山 唐書明崇儼傳盛夏帝思雪崇儼生頃取呂進自云往陰山取之四月帝憶瓜崇儼索百錢須臾呂瓜獻曰得之緱氏老人圃中帝召老人問故曰埋一瓜失之土中得百錢

得瓜緱氏老人圃中 見上

入一出四 唐書袁天綱傳子客師亦傳其術為廉撝令高宗置一鼠於匭令術家射皆曰鼠客師獨曰雖實鼠然｜則｜｜則｜發之鼠生三子

紙署台字 唐書張憬藏傳裴光庭當國憬藏呂｜大｜｜｜投之光庭曰吾既台司矣尚何事後三日貶台州刺史

使石自鬭 唐書張果傳天寶中有孫甑生者呂使聞能｜｜｜｜草為人騎馳走楊貴妃喜觀之數召入宮中

草為人騎馳走 見上

化瓦石為黃金 宋史楊偕

傳參進士釋褐坊州軍事推官知汧源縣再調漢州軍事判官道遇術士曰君知世有|||||者乎就偕試之既驗欲授以方偕曰吾從吏祿安事化金哉術士曰子志若此非吾所及也出戶失所之

司冥間事 宋史張永德傳柴翁好獨寢人傳其能|||||

煮汞成金 宋史張永德傳初永德寓睢陽有書生隣居臥疾永德療之獲愈生一日就永德求汞五兩既得即置鼎中煮之成中金

煮石如麵 宋史王處訥傳少時有老叟至舍||洛河||||令處訥食之

十二里霧 元史董摶霄傳有斷賊與饒池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摶霄以兵擊之已而妖霧開豁諸伏兵皆起襲賊兵後賊大潰亂斬首數萬級擒千餘人獲道士焚其妖書而斬之遂平徽州

得數珠 元史田忠良傳至元十一年八月帝出獵駐蹕白忠良曰朕有所遺汝知何物還可復得否對曰其數珠乎明日二十里外人當有

得而來獻者已而果然帝喜賜呂貂裘

袁公 吳越春秋今聞越有處女出於南林國人稱善願王請之立可見越王乃使使聘之問呂劍戟之術處女將北見於王道逢一翁自稱曰丨丨問於處女吾聞子善劍願一見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惟公試之於是袁公即杖箖箊竹竹枝上頡橋末墮地女即捷末袁公則飛上樹變為白猿遂別去

捷末 見上

手戰 吳越春秋越王問曰夫劍之道則如之何女曰妾生深林之中長於無人之野無道不習不達諸侯竊好擊之道誦之不休妾非受於人也而忽自有之越王曰其道如何女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凡丨丨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騰兔追形逐影光若彷彿呼吸往來不及法禁縱橫逆順直復不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王欲試之其驗即見越王即加女號號曰越女乃命五校之

墜長高習之教軍士當世勝越女之劍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見上

罵蹇

罵眇 王充論衡廣漢楊翁仲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間有放眇馬相去鳴聲相聞翁仲謂其御曰彼放馬知此馬而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丨此轅中馬丨此馬亦丨之丨其御不信往視之目竟眇馬

煩魚至河伯處 葛洪神仙傳葛元字孝先見買魚者在水邊謂魚主曰欲丨此丨丨丨丨丨可乎魚人曰魚已死矣何所能為元曰無苦也乃以魚與元元以丹書紙置魚腹擲魚水中俄頃魚還躍上岸吐黑書青色如大葉而飛去

作火 葛洪神仙傳葛元常有賓後來者出迎之坐上又有一元與客譚迎送亦然時天寒元謂客曰貧居不能人人得鑪火請丨丨共使得煖元因張口吐氣赫然火出須臾滿屋客盡得如在日中亦不甚熱

飯成蜂 葛洪神仙傳葛元方與客對食食畢漱口口中丨盡丨大丨數百頭飛行作聲

良久張口羣蜂還飛入口中元嚼之故是飯也

殿庭取鯔蜀市買薑 葛洪神仙傳介象字元則會稽人也嘗爲吳主種瓜菜百菓皆立生可食吳主共論膾魚何者最美象曰鯔魚膾爲上吳主曰論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可得邪象曰可得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埳汲水滿之并求鉤象起餌之垂綸於埳須臾果得鯔魚吳主驚喜問象可食不象曰故爲陛下取作生膾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廚下切之吳主曰聞蜀使來得蜀薑作虀甚好恨爾時無此象曰蜀薑豈不易得願差所使者可付直吳主指左右一人以錢五十付之象書一符以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訖復閉目此人承言騎杖須臾止已至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知是蜀市乃買薑於時吳使張溫先在蜀既於市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其家此人買薑畢提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還吳廚下切膾適了

索瓜實 干寶搜神記吳時有徐光者常行術於市

里從人乞瓜其主勿與便從｜｜杖地擿之織而瓜生蔓延生花｜｜乃取食之因賜觀者鬻者反視所出賣皆亡耗矣

指端出浮屠

王嘉拾遺記沐胥之國來朝有道術人名羅門其年云三十歲善術惑之術於其｜｜｜｜｜十層高三尺諸天神仙巧麗特絕人皆長五六分列幢蓋歌舞繞塔而行歌唱之音如眞人矣

刻鳳

劉晝新論公輸之｜｜也冠距未成翠羽未樹人見其身者謂之龍鷄見其首者名曰鶴鵾皆訾其醜而八其拙及凰之成翠冠雲聳朱距電搖錦身霞散綺翮焱發翽然一翥翻翔雲棟三日而不集然後讚其奇而稱其巧

遊月中

柳宗元龍城錄開元六年上皇與申天師道士鴻都客八月望日夜因天師作術三人同在雲上｜｜｜過一大門在玉光中飛遊宮殿往來無定寒氣逼人露濡衣袖皆溼頃見一大宮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其守門兵衛甚嚴白刃粲然望之如凝雪時三人皆止其下不得入天師引上

皇起躍身如在烟霧中下視王城崔嵬但聞清香藹鬱下若萬里琉璃之田其間見有仙人道士乘雲駕鶴往來若遊戲少焉步向前覺翠色冷光相射目眩極寒不可進下見有素娥十餘人皆皓衣乘白鸞往來笑舞於廣陵大桂樹之下又聽樂音嘈雜亦甚清麗上皇素解音律熟覽而意已傳頃天師亟欲歸三人下若旋風忽悟若醉夢中廻爾次夜上皇欲再求往天師但笑謝而不允

噀壁成維摩問疾變相段成式酉陽雜俎大歷中荊州有術士從南來止於陟屺寺好酒少有醒時因寺中大齋會人衆數千術士忽曰余有一伎可代抃凡盧珠之歡也乃合彩色於一器中驒步抓目徐祝數十言方欲水再三｜｜上｜｜｜｜｜｜｜五色相宣如新寫逮半日餘色漸薄至暮都滅唯金果鍮巾爲子衣上一花經兩日猶在

三支笻杖段成式酉陽雜俎張魏公在蜀時有梵僧難陀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貫金石變化無窮初入蜀與三

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戎將將斷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跡桑門別有樂術因指三尼此妙於歌管戎將反敬之遂留連為辦酒肉夜會客與之劇飲僧假襉襠巾幗市鉛黛伎其三尼及坐含睇調笑逞態絕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謂押衙踏其曲也因徐對對舞曳緒迴雪迅赴摩跌伎又絕倫也良久喝曰婦女風邪忽起取戎將佩刀衆謂酒狂各驚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踣於地血及數丈戎將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無草草徐舉尼｜｜｜｜也血乃酒耳又嘗在飲會令人斷其頭釘耳於柱無血身坐席上洏至瀉入脰瘡中面赤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起提首安之初無痕也時時預言人凶衰皆謎語事過方曉成都有百姓供養數日僧不欲住閉關留之僧因是走入壁角百姓遽牽漸入唯餘袈裟角頃亦不見來日壁上有畫僧焉其狀形似日月色漸薄積七日空有黑跡至八日跡亦滅僧已在彭州矣後不知所之

壁有畫僧見上

筇杖子子跳

出連擊僧

段成式酉陽雜俎虞部郎中陸紹元和中嘗看表兄於定水寺因為院僧具蜜餌時果隣院僧右邀之良久僧與一李秀才偕至乃環坐笑語頗劇院僧顧弟子煮新茗巡𣏌匝而不及李秀才陸不平曰茶初未及李秀才何也僧笑曰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且以餘茶飲之隣院僧曰秀才乃術士座主不可輕言其僧又言不逞之子弟何所憚秀才忽怒曰我與上人素未相識焉知予不逞徒也僧復大言望酒旗翫變場者豈有佳者乎李乃白座客某不免對貴客作造次矣因奉手袖中據兩膝叱其僧曰麤行阿師爭敢輒無禮拄杖何在可擊之其僧房門後有丨丨丨丨丨丨丨其丨時衆亦為蔽護杖伺人隙捷中若有物執持也李復叱曰捉此僧向牆僧乃負牆拱手色青短氣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師可下階僧又趨下自投無數衂鼻敗顙不已衆為請之李徐曰緣對衣冠不能煞此為累暫因揖客而去僧半日方能言如中惡狀竟不之測矣

御膝蓋骨當日行八百里　段成式酉陽雜俎元和末鹽城脚力張儼遞牒入京至宋州遇一人因求為伴其人朝宿鄭州因謂張曰君受我料理可倍行數百乃掘二小坑深五六寸令張背立垂足坑口針其兩足張初不知痛又自膝下至骭再三捋之黑血滿坑中張大覺舉足輕捷纔午至汴復要於陜州宿張辭力不能又曰君可||| 且無所苦||||||張懼辭之其人亦不强乃曰我有事須暮及陜遂去行如飛頃刻不見

能用日辰可代藥石　段成式酉陽雜俎海州司馬韋斅曾往嘉興道遇釋子希遁深於繕生之術又||||||見數鑷白曰貧道為公擇日拔之經五六日僧請鑷其半及生色若黳矣凡三鑷之鬢不復變座客有祈鑷者僧言取時稍差别後髭色果帶綠其妙如此

飛天野叉術　段成式酉陽雜俎或言判官||||也韓晋公在浙西瓦官寺因商人無遮齋

衆中有一年少請弄閤乃投益而上單練䌫履膜皮猿掛鳥跂捷若神鬼復建甖水於結脊下先溜至簷空一足欹身承其溜焉覩者無不毛戴

醋心樹

段成式酉陽雜俎｜｜｜杜師仁常賃居庭有巨杏樹鄰居老人每擔水至樹側必歎曰此樹可惜杜詰之老人云某善知木病此樹有疾某請治乃診樹一處曰樹病醋心杜染指於蠹處嘗之味若薄醋老人持小鉤披蠹再三鉤之得一白蟲如蝠乃傅藥於瘡中復戒曰有實自青皮時必摽之十去八九則樹活如其言樹益茂盛矣又云嘗見栽植經三卷言木有病醋心者

瓶隱

劉燾樹萱錄申屠有涯放曠雲泉常携一瓶時躍身入瓶中時號｜｜

身輕如風

袁郊甘澤謠聶隱娘者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方十歲有尼乞食於鋒舍見隱娘悅之乃云問押衙乞取此女鋒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後夜果失隱娘所在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景響父母每思之相

對啼哭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曰敎已成矣可自領取尼歘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習曰初但讀經念咒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詰隱娘曰眞説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眞説之乃曰隱娘初被尼挈去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猱極多尼先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猱登木無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令執寶劍一口長一二尺許鋒利吹毛可斷遂令二女教某攀援漸覺｜｜｜｜一年後刺猿猱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刺鷹隼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寸飛走遇之亦莫知其去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於都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為我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飛鳥之易也彼以羊角匕首刃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中人莫能見以首入囊反命則以藥化之為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罪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攜匕首入其室

度其門隙無有郭凝伏之梁上至暝時得其首歸尼大
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未忍便
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必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某
拜謝尼曰吾為女開腦後藏匕首而無傷用即抽之曰
女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鋒聞
語甚懼後遇夜即失蹤及明而反鋒已不敢詰之因兹
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門曰此人可與我為夫
白父又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夫
乃給衣食甚豐具數年後父卒魏帥知其異遂以金帛
名署為左右吏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
度使劉悟參軍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帥
能神算已知其來召牙將令日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
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鵲來噪丈夫以弓彈之不
中妻奪夫彈一丸而斃鵲揖之曰吾欲相見祇迎也牙
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云劉僕射果神人不然者何
以動召也願見劉公劉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得罪僕射

合萬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請當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耳益知魏帥之不及劉也劉問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於布囊中見二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知止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繫之以紅綃送於魏枕前以表不回劉聽之至四更却反曰送其信矣是夜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計殺之乞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於牀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踣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拽出於堂之下以藥化之為水毛髮不存矣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蹤能從空虛入冥漢無形而滅景隱娘之伎故不能造其境此即繫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

為蛾蠓潜入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鶻一搏不中即翩然遠逝恥其不中耳纔未喻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匕首劃處痕逾數分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一請給與其夫劉如約後漸不知所之及劉薨於軍隱娘亦鞭驢而一至京師抠前慟哭而去開成年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道遇隱娘貌若當時喜甚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謂縱曰郎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抛官歸雒方脫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甚信遺其繒綵一無所受但沈醉而去後一年縱不休官果卒於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娘矣

刺鷹隼 見上

跨白黑衛 見上

化蛾蠓 見上

符飛臂望 張讀宣室志大和中有江夏從事某其官舍嘗有怪異每夕見一巨人身盡黑甚光

見之即悖而病死後有許元長者善視鬼從事命元長以符術考名後一夕元長坐於堂西軒下巨人忽至元長出一丨丨之中其丨劈然有聲遂丨於地巨人即去元長視其墮臂乃一枯木枝至明日有家僮謂元長曰堂之東北隅有枯樹焉先生符今在其上即往視之見其樹有枝稍折者果巨人所墮臂也即伐而焚之宅遂無怪

玉念珠 康駢劇談錄京國豪士潘將軍住光德坊本居襄漢間常乘舟射利因泊江壖有僧乞食

留之數日盡心檀施僧謂潘曰觀爾形質器度與衆賈不同至於妻孥已來皆享巨福因以丨丨丨一串留贈云寳之不但通財他後亦有官祿既而遷貿數年藏鏹巨萬遂均陶朱其後職居左廣列第京師嘗寳念珠貯之以繡囊玉合置之於道場内每月朔則出而拜之一旦開合啓囊已亡失珠矣然而緘封若舊他物亦無所失於是奪魄喪精以為其家將破之兆有主藏者嘗識京兆府停觧所由王超年且八十已來因密話其事超

曰異哉此非竊攘之盜也試為尋之未知果得否趙他日因過勝業坊北街時春雨新霽有三鬟女子年可十七八衣裝藍縷穿木屐立於道側槐樹下值軍中少年蹴踘接而送之直高數丈於是觀者漸衆趙獨異焉及罷隨之而行止於勝業坊北門短曲有母同居盎以紉針為業趙異時因以他事熟之遂為甥舅然居室甚貧與母同臥土榻烟爨不動者往往經於累日設肴羞時有水陸珍異吳中初進洞庭橘子恩賜宰臣外京輦未有此物密以一枚贈趙云有人從内中出而稟性剛決趙意甚疑之如此往來周歲矣趙一旦攜酒食與之從容徐謂之曰舅有深誠欲告外甥未知何如女曰每感重恩恨無所荅若力有可施必能赴湯蹈火趙曰潘將軍失卻玉念珠不知知否女子微笑曰從何知之趙揣其意不甚密藏又曰外甥可尋覓厚備繒綵酬之女子曰勿言於人某偶與朋儕為戲終卻還與因循未暇舅來日詰旦於慈恩寺塔院相候某知有人寄珠在此趙

如期而往時寺門始開塔户猶鏁女子先在謂超曰少頃仰觀塔上當有所見語訖而去疾若飛鳥忽於相輪上舉手示超歘然携珠而下謂超曰便可將還切以財帛為意超便詣灞具述其事因以金玉繒錦密為之贈明日訪之已空室矣

田膨郎

康駢劇談錄文宗皇帝常持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所獻追琢奇巧蓋希世之寶置于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然而禁衛清密非恩澤嬪御莫能至者珍玩羅列他無所失上驚駭移時下詔於都城索賊密謂樞近及左右廣中尉曰此非外寇入之為盜者當在禁掖苟求之不獲且慮他變一枕誠不足惜卿等衛我皇宫必使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環列自茲無用矣内官惶慄謝罪請以浹旬求捕大懸金帛購求略無尋究之所聖旨嚴切收繫者漸多坊曲閭巷靡不搜捕有龍武二番將軍王敬宏常蓄小僕年甫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無往不届敬宏曾與流輩於威遠軍會宴有侍兒善鼓胡琴四座酒酣因請度曲辭

以樂器非妙須常御手者彈之鐘漏已傳取之不及因起解帶小僕曰若要琵琶頃刻可至敬宏曰禁鼓纔動軍門已鎖尋常汝豈不見何言之謬也既而就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琵琶而至座客歡笑曰樂器本相隨所難者惜其妙手南軍去左廣迴復三十里入夜且無行伍既而倏忽往來敬宏驚異如失時又搜捕嚴緊意以竊盜疑之宴罷及明遽歸其第引而問曰使汝累年不知趫捷如此我聞世有俠客汝莫是否小僕謝曰非有此事但能行爾因言父母俱在蜀中頃年偶至京國今欲却歸鄉里有一事欲以報恩偷枕者已知姓名三數日當令服罪敬宏曰如此即事非等閑因茲令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存掩獲否小僕曰偷枕者丨丨丨也市鄽軍伍行止不恒勇力過人且善超越苟非伺便折其足雖千兵萬騎亦將奔走自茲再宿候之於望仙門伺便擒之必矣將軍隨某觀之此事仍須秘密是時涉旬無雨向曉埃塵頗甚車馬踐踏人不相見彭

郎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執撻杖擊之歘然已折左足仰而覷之曰我偷枕來不怕他人惟懼於爾既而相值豈復多言於是舁至左軍一款而伏上喜於得賊又知獲在禁旅引膨郎臨軒詰問具陳常在宮掖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流非常竊盜内外因繫數百於是悉令原之小僕初得膨郎已告敬宏歸蜀於是尋之不可但賞敬宏而已

卦影

蘇軾仇池筆記 至和二年成都人有費孝先者始來眉山云近遊青城山訪老人村壞其一竹牀孝先謝不敏且欲償其直老人笑曰子視其下字云此牀以某年月日某造至某年月日為費孝先所壞自有數子何以償為孝先知其異乃留師事之老人授以易軌革丨丨之術前此未知有此學者

雀銜穀鴈出瓮

張舜民畫墁錄 郭祖微時與馮暉同里閈相善也椎埋無賴所不至既而各竄亦籍一日有道士見之問其能曰吾業雕刺二人因令刺之郭于項右作雀左作穀粟馮以臍作瓮中作鴈

數隻戒曰爾曹各于項臍自愛爾之｜｜爾之｜｜
｜乃亨顯之時也寒食馮之婦得麻鞋數雙密藏之將
以作節馮搜得之蒲博醉歸臥門外其婦勃然曰節到
也如何辦得馮徐捫腹曰休說辦不辦且看鬼裏飛出
鴈郭祖秉旄之後雀穀稍近登位之後雀遂銜穀
馮秉旄鴈自氣中累累而出世號郭威為郭雀兒

錫彈丸

馬令南唐書方術傳潘扆常游江淮間自稱野客落
托有大志鄭匡國為海州刺史扆往謁之匡國不甚
禮遇館於外廡一日從匡國獵匡國之妻因詣廡中覘
扆栖泊之所禁榻莞席竹籠而已籠中有｜｜｜二顆
餘無所有扆還發籠視之大驚曰定為婦人所觸幸吾
攝其光鋩不爾斷婦人頸矣閭人異之聞於匡國匡國
密名扆問曰先生其有劍術乎扆曰素所習也匡國曰
可一觀乎扆曰可當齋戒三日趨近郊平曠之地請試
之匡國如期名扆俱至東城扆自懷中出二錫丸置掌
中俄有氣二條如白虹微出指端須臾旋轉遶匡國頸

其勢奔掣其聲錚鏦匡國據鞍危坐神魂俱喪謝曰先生神術固已知之幸收其威靈戾笑舉一手二白氣復貫掌中少項復為二錫丸匡國自此禮遇逾厚

掬雪成金 馬令南唐書方術傳女冠耿先生嘗丨丨為鋌熱丨丨指痕隱然猶在

剪紙為馬其疾如飛 魯應龍閑窗括異志三山曾先生陟嘗寓館於陳氏七載音信不通夏月青衿俱歇獨處一室有道人自吳山來謂之曰子思鄉之切何不少稱歸陟曰水陸三千里幾時得到道人丨丨丨丨令合眼上馬以水噀之丨丨丨丨祝曰汝歸不可久留須臾到家門戶如舊妻令入浴易新衣陟曰我便去妻曰纔歸便去何不念父母妻子乎陟便上馬而行所騎馬足折驚寤乃身在書館中隨身衣服皆新製者道人亦不見惟留一藥籃中有一詩云一騎如龍送客歸銀鞍綠耳步相隨佳人未許輕分別不是仙翁豈得知

寫東明二字 周煇清波雜志徽宗名天下道術之士海

陵徐神翁亦至神翁好丨字與人多驗蔡京得丨丨丨丨皆謂東明乃向日之方可卜富貴未丈後京貶死潭州城南五里外東明寺

嫁杏嫁橘 陳襄文昌雜録禮部王員外言昔見朝儀大夫李冠卿説揚州所居堂前杏一窠極大花多而不實適有一媒姥見如此笑謂家人曰來春與丨了此丨冬深忽擕酒一尊來云是婚家撞門酒索處子裙一腰繫杏上已而奠酒辭祝再三家人莫不笑之至來春此杏子結無數江淮亦多有丨丨猶不知是何術也

彪嘯 高似孫緯畧廷尉沈僧照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其故答曰國有邊事當送人丁何以知之答曰南山丨丨所以知爾

聽聲嗅衣物 周密齊東野語耿丨丨者兼能丨丨丨以知吉凶貴賤

相器物

九方臯

列子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没若亡若失若此者絶塵弭蹴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纆薪菜者有丨丨丨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黄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名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臯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徐無鬼

莊子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

國馬未若天下馬

莊子徐無鬼曰吾相

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也而｜｜｜｜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

巧於相踶馬拙于任腫膝

韓非子伯樂教二人相踶馬相與之簡子廄觀馬一人舉踶馬其一人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踶此自以為失相其一人曰子非失相也此其為馬也踒肩而腫膝夫踶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子｜｜｜｜｜而｜｜｜｜｜

十人皆天下良工

呂氏春秋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脫投伐褐相胸脅管青相膹肳陳悲相股腳秦牙相前贊君相後此｜｜者｜｜｜之｜｜也其所以相者不同見馬之一徵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

良狗志不在鼠

呂氏春秋齊有善相狗者其鄰假以賢取鼠之狗朞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其

鄰畜之數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也其｜在獐麋豕鹿｜｜｜欲其取鼠也則桎之其鄰桎其後足狗乃取鼠

賢取鼠見上

得駱越銅鼓鑄為馬式後漢書馬援傳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乃｜｜｜｜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効臣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輢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鬐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為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詔置於宣德

殿下以爲名馬式馬 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 見上 東門京鑄銅馬 見上

儀帛謝丁 見上 水火分明 後漢書馬援傳注援銅馬相法曰丨丨欲丨丨水火在鼻兩孔間也上脣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頷下欲深下脣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劍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膁欲小季肋欲長縣薄欲厚而緩縣薄脫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

牙劍鋒 見上 相印相笏 魏志許允傳注魏氏春秋曰允善相印將拜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墮於廁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韋仲將印工楊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利以法術占吉凶十可中八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有丨丨丨丨經又有鷹經牛經馬經印工宋養以法語程申

伯是故有一十二家相法傳於世

鷹經牛經馬經 見上

馬惡衣香 魏志朱建平傳

建平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驚齧文帝膝帝大怒即便殺之

呂虔刀 晉書王祥傳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有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強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

相板 南史庾道慜傳道慜尤精｜｜宋明帝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見道慜託以已板為他物令道慜占之道慜曰此乃甚貴然使人多忤休祐以褚彥回詳密求換其板他日彥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多忌甚不悦休祐具以狀言帝乃意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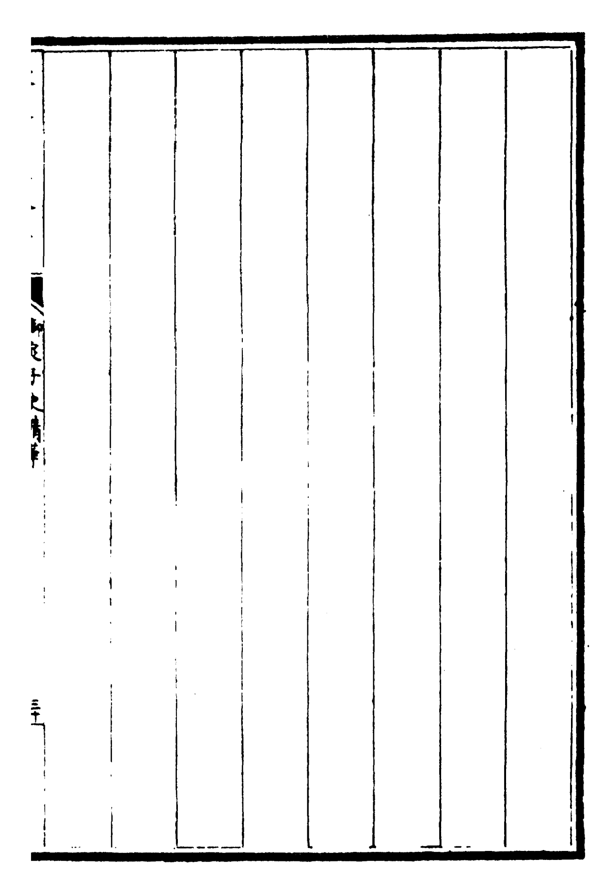
龍頭突目 劉峻世說注寗戚經攄頭欲得高百體欲得緊大傔疎肋難齡齝｜｜｜｜好跳又角欲得細身欲促形欲得如卷挾寗戚相牛經也

壽骨 賈思勰齊民要術相馬從頭始頭欲得高峻如削成頭欲重宜少肉如剝兔｜｜欲得大如綿絮苞圭石注壽骨者鬃所生處也 **綿苞圭石** 見上 **火字水文** 賈思勰齊民要術馬鼻孔欲得大鼻文如王｜｜欲得明鼻上文如王公五十歲如火四十歲如天三十歲如小一十歲如今十八歲如四八歲如宅七歲鼻如｜｜二十歲鼻欲得廣而方 **白脉貫瞳子最快** 賈思勰齊民要術牛岐胡有壽眼去角近行駛眼欲得大眼中有｜｜｜｜｜｜ **䕹株欲大** 賈思勰齊民要術牛｜｜｜得｜注䕹株尾株 **相琴知吉凶** 段成式酉陽雜俎琴有氣常識一道者｜｜｜｜ **膺匡欲廣毫筋欲横** 段成式酉陽雜俎相牛法岐胡有壽｜｜｜｜｜｜｜｜｜蹄後筋也常有聲有黄也角冷有病旋毛在珠泉無壽䏲亂觸人銜烏角偏妨主毛少骨多有力溺射前良牛也踠筋難養三歲二齒四

歲四齒五歲六齒六歲以後每一年接脊骨一節

宰相笏 康駢劇談錄開成中有龍復本者無目善聽聲揣骨每言休咎無不必中凡有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壽宋祁補闕有盛名於世縉紳之士靡不傾屬延指翹足期於貴達時永樂蕭相亦居諫署同日詣之授以所持竹笏復本執蕭相笏良久置於案上曰|||次至宋補闕笏曰長官笏宋聞之不樂相國曰無憑之言安足介意經月餘同列於中書候見宰相時李朱崖方秉鈞軸威震朝野未見間佇立閑談互有諧謔頃之丞相遽出宋以手板障面笑猶未已朱崖目之迴謂左右曰宋補闕笑某何事聞之者莫不寒心股慄未旬日出為河清縣令歲餘遂終所任其後蕭相揚歷清途自浙西觀察使入判戶部非久乃居廊廟俱如復本之言

李相笏 錢希白南部新書李參軍善相笏知休咎必驗呼為|||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程　華